

種五十第書叢小火烽

子 驚 二

著 蒲 林



版 出 社 火 烽

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

實價三角

烽火小叢書第五十種

二 戇 子

著 者

林 蒲

發 行 者

重慶沙坪壩十三號
烽火社

總 經 售

桂林東江路
桂林文化出版社

有 著 作 權

禁 止 翻 印

目錄

陳金水	一
桃園行	一四
二戇子	三三
兄弟間諜	四〇
區長	五三
人	六六

陳金水

三個月過去了。山崗頂消瘦的樟樹林，展開慵懶的深綠葉子，招迎海風。海風，帶鹹味的，吹人面上，和着夏天的汗漬，溜到嘴角，於是變成一滴苦水。

台灣的六月多雨水。但沒有雨時的氣候，整個島上，從南到北，却是熱烘烘一團的火罐子了。早稻收割起，地面顯得更圓，更寬。通過村莊而去的汽車路，也更細，更長了。蕃荳梗有踝頸大，酒盞粗，稀疏站立，醉沉沉的陽光裏，尾端的枯槁葉，倒轉來盤着菓子穗。山邊荒園野地裏，論尺挖窟窿，莊稼人，折着腰，俯首添蔗種，多嘴蟬，叫過這棵抱子樹，飛宿那棵抱子樹；啞吧子蟬，聽着，有意躲避同類親熱呼喚似的，默默不做聲。太陽在人頭上，讓弟弟代替兵役，滬戰受腿傷的機關槍手陳金水，天天揩條竹眠床，一鋪涼蓆，側臥屋後龍手的竹叢下曬日光。三個月過去了，和天氣一樣沉鬱的，弟弟沒有信息！

每月派人去三芝領到十幾圓養病費，一家老少六七口，拖混下來得到鹽錢，不夠米錢，想着自己在上海愛國女學鄰近掛彩的情景，儘管皇軍說南京蔣介石軍怎樣不禁打，心頭還嘆嘆地跳動。人堆的尸體，一師團補充過三次了，剩下百零個中國軍，七十七，七十八師作戰的沉着，英勇，十八歲小鬼頭兵，身繫八顆手榴彈，滾落坦克車輪下，血肉和鋼鐵一同起舞。弟弟該不會遭遇到任何的不

測呵！他想着，想着，竹子山慢慢推進眼來，又悄悄地爬了開去。田水裏，呆蠢的母豬，浸身泥潭中，閉眼睛，伸出長舌頭，喘氣圖涼快……

「陳金水君在家嗎？」竹籬笆外有人敲打竹門。

「請進。」

「您是陳金水君嗎？」

「正是。您貴處是……」話還沒有說完，來人從腋下公事篋裏，摸出一份寫着「陳金水樣」的紅色布條，擲給他：「得和貴眷話別罷？」二十分鐘後，村口小店前集合！

屬於緊急動員令的紅色布條，搖撼過多少人心，揉碎過多少個溫暖的家了！一位受傷剛愈的機關槍手，弟弟代替自己在前線服役呢，又得出發了嗎？「媽的，真不是東西！」他想着，想着，溜到嘴角的汗漬，是一滴鹹鹹的苦水……

二十分鐘後，村口草場上，二百多個忠厚的臉孔在集合，分隊。十輛大汽車，彼此距離十二碼光景，餓空肚子，等待吞人，等待吞人！

模糊的像隔一層濃霧。沿湍急的淡水河，十輛大車，二百多顆黑墨墨的頭顱，默無一言地被載走了。河裏船隻駁着近千的出口豬。岸上，樟油鋪，榨糖廠的烟囱，冒天起黑烟。日落。大地上幾滴螢火，一片蛙聲，蒸發後的野草，菅芒莖，吐露着香氣。

當台北爲夜色吞沒，鬧市與人聲逐漸隱落的時候，他們來到總督府面前，被接待在一間有粗鐵格小窗口的地下室裏。落了鎖的鐵門，巴着「候審室」字條。屋裏昏黑的，伸手不見掌心；用做照亮兒的紅色燈旁，標注「留心，有電！」長脚蚊嗡嗡的尋機會叮人手，足，頭，面。叮過後一陣酸痛，便起紅腫。屋裏，熱氣，屎尿味，薰蒸得人腦袋沉甸甸地醒不了，睡不着。

清早，三片醃馬鈴薯皮，一碗看不見幾粒米粒的稀飯用過後，周遭像死一樣的沉寂。忠厚莊稼人的腦子裏，糊糲地泛起妻，母，弟的形影，但隨即消滅了；一種原始性的漠然的固執，呆板的臉孔上，從不透露一分半厘的感情。

門外，長廊右角端，掛個壁鐘，敲打了十一下。鐵門開了，按名冊，五個人一組，叫去問話。喚叫到第七次是陳金水；但單單獨獨祇他一個人，被引到華麗的「特務處接客室」裏。

招待他的，是滬戰時，曾當過他上司，缺了一隻眼目的田中聯隊長。

「金水君，傷口完好了？別來無恙呀？」田中聯隊長在皇軍裏，是以機智聞名的。缺了一眼，不能上戰場，召來特務隊裏，既有受傷軍人的榮譽，且得一般少壯幹部的愛戴，紅極一時的，在南中國海所環抱的美麗島上，施展他的才略。現在，他是南進派的靈魂，智囊，陰謀家，實行者，情報網的核心，主管人。像蜘蛛，坐鎮中軍帳，預知天晴下雨，他有把握地拍拍陳金水的肩胛，近於逢到老朋友一樣，天真地親熱地笑了。

「很好，很好，報告聯……聯隊長您……」陳金水不知所措的，還是習用舊日的稱呼。

「哈哈！是特務長了。不曉得呀……聯隊長？聯隊長也好罷！」他呷一口濃茶，品味計劃好了的話頭：「金水君，事情是這樣的：帝國想重用閣下！」停一停，再喝一口茶：「廈門，金門，早歸帝國版圖了。近來，福建內地還不大穩，帝國有意派閣下和武井君，潛入泉州，漳州，永春一帶，採訪一件機要情報，探探風，閣下不會推辭罷？」

「報告聯……特務長……」

「呀，答應了嗎？爲着東亞新秩序，這事義不容辭，也是帝國國民的一份天職！來，乾杯！好好，請乾一杯吧！」他酌滿了兩杯米仔酒，一杯送到陳金水面前：「酒味薄一點，經濟縮緊政策呀！」笑着，喝了自己手裏的一杯酒：「聽說閣下祖籍是泉州人，回到過福建了吧？」

「小時候，回轉……轉回過一次啦！報告特務長！」

「那好極了！武井君對這一帶地面，也很熟識。廈門話說得滿好的。能得兩位盡力，真是帝國之幸，你們下午三點左右就動身罷。路上事情跟武井君商量。到廈門時，我去一個電報，有人照料你們。」他忘形地擦擦像特意舖種在上嘴唇稀稀薄薄八字仁丹鬍子。「我們派去姑娘三批了，閣下到那兒，隨時看顧看顧呀！」說到最後這句話時，他睥睨獨眼，看這滴水灑到缺乏水分的夏園裏，怎樣葳蕤榮長起遍地花木……

忠厚農民型的陳金水，臉上不露一絲感情……

「鷹之丸」排除二、三千噸的水量，出發了。基隆港內海的黑色水，漸次退盡。五時，過萬人堆鼻。是故鄉的這美麗島嶼，黃昏中，慢慢推出眼簾。海上，三五艘捕魚的小船畔，一色是烟水，輕雲，與落日，藍湛湛的海水上，晚風捲着「鷹之丸」拖過頭頂的一哩來長的濃烟，慢慢地遠去，淡淡消失了。陳金水，當做一件寶物被款待，却像豬一樣，讓人牽着頸頸子走。離開上船前一點鐘，他才和武井少尉認識。派來做這件機要事的，有三個人：武井，他還有一位新竹縣的小夥子林大頭。他和林大頭都是豬。

甲板上，他想起戰場上的弟弟，家中的老母，妻兒。想到十年前回祖家的一幕情景：一個花開鳥語的清晨罷，大沙船航出淡水河，台灣海峽裏，過了兩天兩夜。晚，泉州港外衛的秀塗在望了，姑嫂塔，雙乳山，遠迢迢籠罩朝霧裏。傍晉江的新橋頭街道，狹小，煩雜，魚腥氣，沒踝跟的爛泥，花橋亭頭半邊街，讓給臭水池。一下起雨來，整個南城淹沒江水裏，居民上屋頂呼天喚地。然而祖家的人們，質樸而又善良，偶一交談起來，他們又是怎樣地能在默默寡言中，盈得你全部的信任呵！這一次，他，站着金門，廈門，二顆釘穩了的釘子上，福建，是帝國的俎上肉了；熟識，又良善的臉孔，髻髻都齊跪石塔下，向他哀憐地祈求，祈求。他想到家鄉台灣亡土的時日，父執輩口傳下來的種種悲慘故事和自己眼前所過的困苦日子，他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悵鬱，在蠕動，爬行，漫無定向的，漫無定向。

林大頭無憂無慮地，唱益春留傘十二月歌：「正月思想囉，梅花開，老婆病仔無人知……」聲調

活潑，清脆，略微帶着在他年齡上應有的高音。

「噲，你們知道，我們這次到廈門是幹嗎的嗎？」武井少尉，抬高眉毛，作瞧不起的神氣，半自言自語地問。

「不知道，長官！」陳金水謙遜的回答。

「什麼？不知道？探福建內地的軍備，給軍部做個詳盡的報告，好及時動手呀！不知道嗎？」武井少尉鼻孔裏出着氣，「你們××人！」他覺察說得太冒失了點，改變語調：「××人，全是豬！」

陳金水不開嘴，覺到受深深的侮辱。林大頭搖幌粗大的頭顱，望着夏末的烟水，心裏想：「××人！
噯！××人……」

「鷹之丸」砲艦是商船改成的。樣式很可笑。太突出的圓形船頭，風浪衝擊時，常常無主的打着旋轉。船上的乘客，有矮胖胖的水手，眼睛發呆的浪人，隨軍營妓，被指派到中國來的商人，豬，和小學教師。船，在海上航行一個對峙，蜿蜒而來的中國山，筆立水邊了。船停息鼓浪嶼後，小舢舨載上陳金水三人，靠太古碼頭上陸。他們坐使館特備的小車，到番仔街前郵政局裏打住宿。

七八天過去了，生活除了女人，烟酒，賭博，還是烟酒，賭博，女人。雖說會到所應該會的人了，事情仍然沒半點頭路，針鼻，繁榮與秩序，那只存留在故鄉「日台新聞」報紙上的事，入目所見只是荒涼的市街，寂寞的黃昏。

一個夜晚，跟使館近籐祕書，赴大同路品德顏料行的夜宴。行東阿金舍阿諛地拍着光有頭銜的閩南民軍總司令辜義民肩膀，眼睛眯成一條縫，笑嘻嘻地說：「是呵！兩府一州縣，誰不知老哥名頭響，老哥願意挺身掌大局，誰不墊腰追『火號』，還怕它癟扁了不成？真是！」辜義民洋洋地和阿金舍的第三妾躺雅片烟燈旁，裝烟。雅片沒有抽足，不高興說話似的，嘴裏哼「爲國爲民……」阿金舍的第三妾，伸出一隻小腳挑逗辜義民的脚心，阻擋他：「抽你的老不稀爛的骨頭，耐煩理他！」抬起頭來，就朝阿金舍大聲嚷：「老東西！餓狗嗜豬脚骨，死出去，這兒用得你來掛名兒應卯賣鴨嘴！」

阿金舍半眼睛睜閉，舐舐嘴：「呦！呦！拿蛇咬手，養老婆罵老子你……好福不自量……」却討好地向辜義民：「老哥，上好的東洋貨，抽呀！」像狗掩着尾巴走了。尖銳女人的笑聲尾，掃洗他微溫的脚印位。

三層樓花廳裏，電燈亮亮的，辜義民的軍輸官和近籐，武井圍圓棹邊談論軍事，開談判，濱海靠山十幾個縣份裏，辜義民能夠號召得動，有線索連絡的人數約三萬人左右。依照預定日期發動，佔幾個重要城市，蠻有把握的。但佔領後給養軍械的接濟呢？就成問題了。敵情諜報的欠準確，間諜人員的缺乏修養，機靈是一個坑人的大洞；過去有的不能用，重新派人潛入內地訓練又來不及，并且近來各海關隘口盤查得極嚴。怎樣辦呢？

「爲着事情進行的順利，還是麻煩武井君到南洋走一趟罷。」什麼？武井才心窩兒暖着阿金舍

二姨太的眼角呢。近籐冒嘴脫口的話，惹怒了他：「我們來這兒，另有任務……」心裏却想：「老子到南洋，你呢？」但沒有說出嘴來，說的只是「近籐君，另選高明罷！」

「那沒關係。你們先到南洋混一張華僑護照，就好辦了！華僑在中國人的眼裏最吃香，用華僑的名義，潛入內地，從事活動，也容易辦，不礙目！」這樣半徵詞半強迫的，決定了在武井心目中看來是「唆黑鬼仔去放砲」的三人的海行。

武井悻悻然地，阿金舍二姨太那塊肥燒肉，那股扭扭捏捏你拖我帶的腰兒，輕輕投入近籐的手裏了。想起來，就日裏難受，夜間睡不合眼……

歲月淫浸海水裏，流過秋，流過冬。

一天到晚，從東到西，日頭車着日子走，六個月過去了，陳金水和他幾個夥伴重來廈門時，已是芭蕉帶子連莖砍，朝雲暮靄裏，寒冬飄起團團冷霧了。

六個月不是一段短短的時間。郵政局的樓上，陳金水望着悠悠海水隔開的，對岸燈光閃爍的鼓浪嶼，口袋裏摸出一張死人身上得來的「假的真護照」，居留證，勞動證上陌生父母的熟稔了的生死年月。他笑了，上門牙咬着下嘴唇，粗布衣，換了一套華澤呢洋服，臉孔曬得黑黑的，眉宇間浮起常綠的山樹，闊綽的芭蕉葉，香蕉仁，紅牡丹，山竹，檳榔，荳蔻，紅綠珊瑚，美麗的貝殼，長臂合趾猿，虎，豹，獅，象，蛇，目雉，兀鷹，銅盆魚，鯉魚，成羣的蜂蟻，葉子供蓋屋的亞答，咖啡室，一望無際的樹奶園，黑色椰子樹枝下

消魂的夜晚，黃，紅，機，日，黑的各色各樣人種，日本使館裏類似台北總督府黑悶屋的特別偵探術室中，特別偵探術的講授，選拔間諜人才，別用反間計，行動探的冒險與樂趣，無線電祕密的運用，襯衣袖口上的小照像機，自己隨時隨地的配製炸藥，臨危時，同歸於盡的紅火柴柄的撥動……慈祥老母的顏容，弟弟在戰場上出生入死……祖家……鄰居的善良哀憐臉孔……五百架機關槍……十萬發子彈……中國人……武井，近籐的爭風吃醋……豬……

他想到「豬」心裏的結忽然鬆開又紮緊似的：「是的，豬，死豬……別人指着你的鼻尖說：『陳金水，你是豬，是一隻笨豬！』你得指着自己的鼻子，陪笑臉說：『是，是，是長官！我是豬！是一頭笨死豬！』」

林大頭在床頭說夢話。武井呼呼地大聲打鼾息。陳金水鄙夷地掃掃眼，關閉電燈，掀起被窩來，蒙頭帶臉默默地睡去。睡去。西天的夜的海裏，瀉下一顆斗大的掃帚星。夜是無夢而溫柔的。

轉醒來時，日頭已昇上三竿長。抬洋客們回祖家，隨身攜帶的箱篋。陳金水一行人，下小舢舨。他看走前面的武井少尉，邁着鴨母式的步伐，一場一場地，覺得好笑。武井——不，現在他是全星洲華僑實業界回國代表鄭有訓了，——學說不三不四的馬來話，時常把中國住星洲使館的所在地，倒置的讀倒置？怕什麼！對付「中國豬」還得掘心挖眼的使牛勁，費思量？

鄭有訓，呱啦呱啦地裂嘴唱番仔曲。陳金水，張滿風的帆布一樣，心中掛着悵鬱……

平靜的水，悠悠地流着。船慢慢靠近集美岸。岸上中國哨兵，平托着盒子槍，作預備放的姿勢，喊停

篇

通天馬山的汽車路，絕尾在洋灰嵌石的水碼頭。相思樹下游擊分站閃出七、八個巡警裝束的自衛隊，二個白身人（老百姓）打扮的頭目。他們問明了陳金水三人的去向，來路，便由身材較矮的白身人接着問。

「拿護照出來看！」白身人用海邊人挑選魚蝦的眼神，辨別眼前人的真偽。

「你們番邊好好的，要回轉蘭厝？」

「蘭人番邊爭沒飯吃啦，你聽有嗎？」陳金水對於自己的鎮靜，也有點吃驚。

「你住新加坡幾年？」

「十年。」

「在什麼地方做買賣呢，檳榔嶼大霹靂？」

「吧生埠。華僑樹膠製造廠。」

「製造廠近來開辦的，你說實話！兩骨看吃押！」

陳金水遲疑了一會兒，抬頭，觸到鄭有訓橫射過來的目光，他心不由主地機械說：「從前陳嘉庚

先生廠裏，做點小事啦！」

●「蘭」是音讀。意即「我們。」跟人談話時，爲表示親切，說「蘭」，連對方也包括在內。所以有「蘭人」，「蘭厝」等義的伸引。

「喔，喔，」略帶鼻音，「星洲中國領事館，設那裏？」

「羅濱蔭路，日本街左近啦！」

「巴生離星洲多遠？」

「靠近吉隆坡啦！星洲去，一日半日火車路。」

「你呢？」白身人指着夾紅皮包的鄭有訓問。

「華僑實業界回國代表鄭有訓。」白地黑字帶頭銜的名片代替回答。

「蘭厝，原籍是……」

「泉州洛陽橋，」鄭有訓滿不在乎的神氣。

「呀！好極了！蘭人是同鄉，是老『醋』伴呀！」

鄭有訓心上橫過一道黑影，却拿定主意平衡着自己。

「……我們是老『醋』伴呀！」白身人怕他沒有聽清，故意說到『醋』字時，加重着語氣，希望

在「廿一日酉」這傳說中建造洛陽橋的時日，現在，成爲鄉親人代名詞的字眼裏，鄭有訓能含說帶笑，一五一十說出原委來，用故鄉故事，來解釋自己身上鄉土色澤的厚薄，真假。

實有訓雖然知道這話裏有文章，但不知底謎地靜靜抽烟捲，默不作聲。

白身人按捺住心，拐個彎，「噲，洛陽橋幾時水漲？幾時退潮？橋腳水退水漲有多高？」

「蘭人過番邊久了。蘭厝的事，說不清。」

「什麼？會說番仔話嗎？」

「一句半句。」

.....

真金不怕火，假銀經不起燒。鄭有訓只想到新加坡的寬碼頭，街道，南洋土人的奇風異俗，說幾句番仔話唬人。白身人的番邊話比他好，真是意外。

他楞住了。他露出馬脚。

「舉起手來！」白身人車頭向排頭的自衛隊員：「搜他！」

鄭有訓翻手過背找紅火柴柄。陳金水突然本能地抓住他的手：「他……他是……」急的說不出話來。「他是……日本仔！」像孕雨的一朵黑雲，經夏陽的晒曝，大地熱氣的鎖迫，雨點整山傾海的下了，被侮辱的火焰，一條響尾蛇似的，攔入陳金水的心坎，得到舒適的洞穴，翹顫闊大的尾巴：「他是……是日本仔……當偵……當偵探的……三，四日後……五百架機關槍……十萬發子彈……大咋角，崇……崇武上陸……他暴動……暴動……毀蘭人！」他激動的，盡乳母力說出這些壓着心中的話。他心境寬了，若雨後日花下的霧氣，他自己便是一弧美麗的虹了。在祖家的土地上，他站立起來重新做人了。他不再是冷漠地半空中安樓梯，摸不着地皮兒了！

林大頭結結實實的給那個鄭有訓的右頰上打了一拳：「你老祖宗！今天輪到你當豬仔了！」鄭有訓一嘴血和白口沫一道沿嘴角流下，濕漉漉淺灰色的襯衣，花領帶，頭朝後斜歪着，掛起黑眼珠子翻白眼。

第二天早晨，「延平故壘」的牆角上，掛一顆血淋淋的人頭。整個村子扶老攜幼好奇地觀看遍了。老太太素手捲掩着鼻子：「吃到老不死，吃貴人米……番客孀！我說了，天脚下，乜奇都有……他長的寬頭虎眼，樣像便是殺頭，挨刀，短命，半路死……」她指給身邊一位番客孀看，說着。

「還體面呢！借名假義裝番客！」番客孀因為自己的丈夫在番邊，對這事，她比誰都火發。

三日內，泉州一帶查封七、八十間沒有染料的顏料店，抄出幾十個象徵「萬事大吉」紅色布條的暗號。

陳金水轉入××縣××鎮鍛鍊鑄機關槍的鋼鐵，林大頭幫村民下海開蟻，種蠶，撒網，髹漆船底，吃豬肉，吃穩過冬的甜甘蔗，暇時，躺靈王宮石頭上聽海風，順口兒唱唱歌，唱陳三五娘，益春留傘，故事，中男主人翁的賣身為奴，磨鏡，挑情，伴唄，微微撩起他帶幾分粗野的感情，兜上一絲半縷的鄉思，但不久，就平伏了。

蘭厝的兒子，回轉蘭厝，林大頭是快樂的。

春來，活躍的海，環衛着祖國……

桃源行

一 船上談兵

邊冬的春日。太陽遲遲的雄鷄叫過幾道了，還不露面，張嘴。霧鎖江心。街道給乘夜而出的毛賊，挖空了腹臟似的，行人很是稀少。老碼頭照例有搬運夫，等候抬我們扛來的行李，上船。常德，因為南縣，漢壽的藩阻，伸臨不到洞庭湖，但偶爾一支風兒，會颳得人面起鷄皮，寒冷來，牙門牙，嚏鼻屎，渾身打哆嗦。年月雕鏤勞力者，却特別細心，久長隆起胸膛，捲褲腳，古銅色的踝足，穿梭船板上，洪亮的呼喚聲，和笑罵，我們船離岸幾十丈了，它還執拗的飄落來。

飄落來，透過冷霧……

沉水峻急。船逆流而上，像猴子爬繩鉤，一像費力，不討好。

霍地一聲「鳴——嚙……嚙……」陸地上吹起海螺，團長機伶地豎直耳朵，隨即說：「空襲警報！」平地起風波。挨下馬蜂尾，中了毒般的，大家都怔住了。怎樣辦呢？又是在船上，有腳沒處放。團長吩咐「船馬上停駛，」命令我們要「絕對肅靜。」肅靜，暫時借霧的厚度，切斷我們參差不齊的頭顱，與天頂的連絡。